

# 神秘的莱特

# SHENMIDELAITE

〔比利时〕乔吉斯·西姆农 著



吴 颖  
徐 英 译

# 神 秘 的 莱 特

(比利时) 乔吉斯·西姆农著

八四一译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作 者 简 介

一九〇三年，乔吉斯·西姆农出生在比利时东部一个名叫列日的小城里，十六岁时，他即成为《列日快报》的采访记者，走上了自己谋生的道路。乔吉斯一生共创作出版了一百七十五本著作，其中大部分是心理小说，使他闻名于世的还是他的“麦格雷探案丛书”。欧洲文学批评界之人士对他的小说予以极高的评价。乔吉斯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他的四十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其心理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在法国电影界反响强烈，上座率经久不衰。乔吉斯酷爱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有一次，他曾独自一人驾驶快艇沿着欧洲大陆的北海岸进行探险旅行。乔吉斯婚后生有四个可爱的孩子，除旅行外，他还是骑马、钓鱼和打高尔夫球的好手。

## 内 容 提 要

巴黎法国保安局特警队的麦格雷探长接到密报，一个名叫彼尔·莱特的世界诈骗集团的首领将来巴黎。但在火车站，探长只看到一具酷似莱特的尸体，而一个与莱特相仿的人则住进豪华饭店。麦格雷探长决定跟踪，他发现这位活着的“莱特”同美国大亨关系微妙和弗康峭崖别墅的女人及犹太妓女的关系异常。正当案情稍有进展时，一连串的谋杀接踵而来。先是探长的得力助手特伦斯警官被杀，麦格雷自己也遭到冷枪，接着职业舞伴儿拉图里横尸街头，美国大亨莫蒂默旅馆遇刺。这一切到底是谁干的？麦格雷带着枪伤穷追不舍。经过艰苦顽强的调查追踪，真象大白，麦格雷终于解开了“莱特之谜”。西姆农的作品文风朴素，结构严谨，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不失为世界文坛的畅销书之一。

# 目 录

第一 章 不速之客 .....	1
第二 章 大亨之友 .....	12
第三 章 商船二副 .....	32
第四 章 俄国酒鬼 .....	42
第五 章 犹太旅店 .....	52
第六 章 职业舞男 .....	62
第七 章 两起谋杀 .....	72
第八 章 冷面杀手 .....	83
第九 章 彼尔归来 .....	93
第十 章 步步紧逼 .....	103
第十一章 短兵相接 .....	113
第十二章 奎生兄弟 .....	124
第十三章 神秘社团 .....	132
第十四章 两封电报 .....	146
第十五章 暗礁怪影 .....	157
第十六章 两者之间 .....	166
第十七章 情海恩仇 .....	175
第十八章 各自归宿 .....	184

# 第一章 不速之客

国际刑警总部致巴黎法国国家保安局：

特急!!!克拉科夫市警官报告：彼尔·莱特路经此地前往不莱梅。

巴黎特警队紧急行动小组的麦格雷探长从办公桌上抬起了头，耸耸肩。今天，他似乎觉得办公室中间的大铁炉子不象往常那样烧得呼呼作响，铁炉子上的黑烟筒直通屋顶。他茫然地把电文推到一边，起身来到炉边。麦格雷此时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习惯地往炉子里扔了三铲煤。

随后，他装上自己的大烟斗，背对着炉子默默伫立片刻。突然，他猛力拉了几下衬衫的衣领，虽然今天穿的是那种宽松的低领衬衫，可他还觉得衣领紧锁喉咙。表上的指针指向四点，看着这块跟随自己多年的劳力士牌金壳表，探长有一种亲昵的感觉，他用拇指擦擦表盘。

他踱步回到桌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急件上的密码，口中念着电文“彼尔·莱特路经此地前往不莱梅”。

国际刑警的总部当时设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它是全欧刑警联防的中枢神经，其职责简单明了：一是在全欧洲范围内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二是协调、平衡各国刑警的活动能量，使他们随时保持联系。

麦格雷探长又拿起另一封电报，它也是用密码发来的，

这是国际刑警总部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一种秘密语言。探长出声地读了起来：

不莱梅保安局致巴黎法国国家保安局：

彼尔·莱特已启程前往阿母斯特丹和布鲁塞尔。

第三封密电来自荷兰国家刑警中心：

巴黎法国国家保安局：

彼尔·莱特于即日上午八时乘坐G263次北极星号特快列车前往巴黎，车厢5号。

最后一封密电来自布鲁塞尔刑警中心，电文如下：

巴黎法国国家保安局：

布鲁塞尔刑警中心报告：阿母斯特丹提供的情报已被证实，彼尔·莱特已于下午2时乘坐北极星号特快途径布鲁塞尔前往巴黎。

麦格雷的办公桌硕大无比，边缘还饰有雕花图案，显得富丽堂皇，很似一件巴黎皇族的遗物。办公桌后边的墙上挂着一张比办公桌更大的全欧地图，几乎占据了整面墙的四分之三。此刻，麦格雷站在地图前，他那魁梧高大的身材显得小了许多。他的双手插在裤兜儿里，嘴上叼着大烟斗，上升的烟缕如同他此时的心情一样浮动不安。

他视线的焦点凝聚在标着克拉科夫的小黑点上，随后缓缓上移，又停留在另一个小黑点上，那旁边清楚地标着不莱

梅三个字，通过阿姆斯特丹，探长的视线终于停在标有布鲁塞尔的小黑点上。

麦格雷抬手看了看表，四点二十分。欧洲特快列车的速度为60公里，假如北极星号特快始终以此速行驶，现在它的准确方位应在圣康坦与贡比涅之间。

边境不停车，不减速。毫无疑问，彼尔·莱特此刻正在263次特快的5号车厢里读着书或许观赏着车窗外怡人的景色。

麦格雷绕过办公桌，来到一扇精巧的便门前，用力拉开了门。里面是一个带有洗脸池的小卫生间，他仔细地洗着手，随后在镜前整理自己浓密的长发。不错，头发仍是深棕色的，柔软而有光泽，只是鬓角小添华发。麦格雷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这时才关心一下自己的头发？他对着镜子摇摇头，又费力地整理起领带来，很显然，平时不整齐的领带现在确需规矩一下了。

时值十一月份，从办公室的窗户能看见笼罩在蓝色烟雾中的塞纳河、圣迈克尔区和空气中漂浮着的微粒。云霭低垂，灰尘散落，盏盏点燃的煤气灯象天空的星斗透过浓雾时隐时现，给凝固的巴黎带来几分生机。

他思考了一阵，重新打开抽屉，把来自哥本哈根国际刑事技术鉴定总局的电文又拿出来，仔细阅读起来：

巴黎法国国家保安局：

彼尔·莱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年龄三十二岁……

最后他索性大声朗读起来，认真的态度就象小学生念课

文一样一丝不苟。

“……此人相貌一般，外表年龄约三十二岁，身高五英尺六英寸。鼻子：鼻梁正直、底部水平、向外凸出。耳朵：耳上端起始缘肥大、耳垂呈十字形、对称的耳屏略向外张、耳垂下之皱纹异常齐整、空隙位于皱纹之间。脸型：长形脸、眉毛稀疏、色泽浅黄、下唇肥厚且下垂、脖颈修长。眼睛：围绕瞳孔的晕轮色泽呈中度黄色，虹膜四周为绿色偏暗，头发浅黄……”

对于麦格雷探长来说，这些就足够了。国际刑事技术鉴定总局提供的这份彼尔·莱特外形详尽的文字描述，如同一张照片一样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它描绘了这样一个男人的概貌：身材匀称，气质干练，头发浅黄，眉毛稀疏，绿眼长颈。

这份鉴定密件对彼尔的耳朵的描述尤其详尽，即便是他化了装，凭多年的经验和专门的训练，探长也能从人群中第一个认出他来。

麦格雷站在桌边稳定了一下情绪，随即锁好鉴定书，从衣钩上取下外衣穿在身上，又套上一件厚重的黑呢子大衣，戴好圆顶礼帽，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已经烧得红红的铁炉子，一转身，向门口走去，离开了办公室。

走廊深长而幽暗，它的尽头是一个不大的前庭。麦格雷冲着前庭右边的值班室喊了一声：

“琼，请别忘了给我添炉子。”随后出门冲下台阶向大门走去，一股猛烈的旋风向他扑来。他打了个寒噤，不得不退回门里重新点燃了烟斗。

巴黎火车站的北站台上空有巨大的玻璃顶棚，可顶不住刮来的阵阵冷风。顶棚上有几块玻璃掉了下来，在路轨上

摔得粉碎。此刻，站内灯光昏暗，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一个售票口边，斜贴着一张海报，吸引了大群旅客，有人尖叫着：

“海峡有飓风……”

人群后边，一个个子女人神情不安，声泪俱下。她边擦着红肿的眼睛，边絮絮叨叨地叮嘱她那满脸稚气的儿子。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似乎要乘船去福克斯通。小个子女人拉着儿子的大衣没完没了地说着，主旨就是让他保证乖乖地呆在仓里决不上甲板。

麦格雷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冷眼看着这一切。有些接站的人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不时有人向火车要来的方向翘首眺望，转而回到人群中大声宣布着什么。小孩子們已经耐不住寒冷，跑来跑去地在人群中捉起迷藏来。一个紧裹貂皮大衣的时髦女郎，焦急地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大衣下露出穿着透明丝袜的修长的双腿。一个商人模样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女郎的双腿，心里盘算着自己出得起的价码。女郎细细的高跟儿鞋敲打着沥青地面的“嗒、嗒”声，麦格雷听得一清二楚，他后退了一步，仍旧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他庞大的身躯好象站台上坚实的铁柱，宽阔的双肩投下巨大的阴影。熙来攘往的人流不断冲击着他，他站在那却稳如泰山。

人群突然骚动起来，脚夫们彼此吆喝着涌向前去，看来G263次特快已经到站了。

等麦格雷挤到站口边时，已经有二百多人走出了站口。探长的眼睛立即盯上了一个个子男人，他身着绿格呢外套。麦格雷从第一眼就断定这套服从颜色到剪裁是标准的北

欧式款式。

这个男人落落大方，仪表堂堂。他身后跟着三个拿东西的脚夫，前边是一个香榭丽舍大街豪华饭店的接待员在殷勤地为他开路。

“年龄大约32岁，身高5英尺6英寸，直鼻梁……”这些闪电般的密码语言瞬间掠过麦格雷的脑海。

探长表面上仍旧不动声色，站在那儿未挪动一步。他仔细地察看着绿衣人的耳朵，可以断定就是他。

绿衣人从探长身边走过。后边一个拎皮箱的脚夫无意间用皮箱撞到了探长的腿上。他慌忙停下，用手按了按帽子表示歉意，又跟上前边的人。

麦格雷刚要转身，一个脸色发白的列车员跑了过来，拼命地挤到站口的铁链子旁边，同检票员大声说着什么。

检票员立即扣上了铁链。前边几个扛着大箱子的旅客吵吵嚷嚷地抗议起来，一个肥胖的妇女，干脆放下皮箱，坐在上面喘起气来。

此刻，身穿绿格呢外套的男人已经走出了站口。

麦格雷迟疑了片刻，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向站口的铁链走来，询问检票员：

“对不起，小姐。我是警察，里边出了什么事？”

“一具……一具尸体。先生，他们刚刚发现的。”

“五号车厢吗？”

“我想是这样，先生。”

车站的情况同往常一样，只是十一号站台有点麻烦，一群人被拦住不准离去。大约有50多个旅客，他们焦躁地同列车员争吵着，大声抗议着。

“我是警察。”麦格雷亮了一下证件。“让他们过去。”

“可是，先生……”

“让他们过去！”

列车员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就在这个空隙，人群一哄而散。

看着最后一个旅客走出站台，麦格雷才转过身来。这时，广播喇叭里正报着即将进站的郊区火车的车次，站台上又有人奔跑起来。

五号车厢一个包厢的门边围着一小堆人，其中三个是身着铁路制服的列车员。

站长匆匆赶来了，他看上去是个傲慢而又固执的人。外边，一辆雪白的担架车穿过人流被推进车站的中央大厅。两旁的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不祥之物，特别是那些即将乘车离开的旅客表现出很不舒服的样子。

麦格雷叼着烟斗，迈着沉重的步子向263次列车走来。

一车厢、二车厢……五车厢、到了。

五号车厢门前，一堆人喧闹地挤着，担架车停在一边，站长正向三个穿铁路制服的列车员大声说着什么。一个年龄较大的列车员耸耸肩，看看另外两个，失望地摇着头。

“警察来了。”不知谁小声喊了一句。

喧嚣的人群立即安静下来。几个列车员带着近乎解脱的神情望着麦格雷。当他魁梧的身躯挤进又重新激动起来的人群时，相形之下，其他人则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在洗漱间。”一个年轻的列车员主动引路。

探长轻轻地登上铁梯，一进车厢他立刻就看见右边的洗漱室门开着，一具尸体倒在里边，身体奇怪地倦曲着。

从车窗向外可以看见来回跑动着的铁路警察，一个矮胖的警官发布着命令：

“快把这节车厢调到边轨上去……等一下。对！六十二号轨道……斯蒂文，你去向警长报告……”

开始，麦格雷探长只能看见死者的后脖颈，他弯下腰，轻轻揭开死者的礼帽，左耳显露出来。

“嗯……十字耳垂，对耳屏略向外张，下边的皱襞……”探长自己默默地念着。

洗漱间的地板上有一滩血迹。麦格雷环顾四周，想找一个首先发现尸体的列车员问些什么，可是车站上的工作人员和列车员挤成了一团，交头接耳地议论不停。站长在车门的铁梯上大声指挥着，他一只手搭在车门上，俨然象一个尽职尽责的列车员。麦格雷放弃了询问的想法。

他重新低下头观察死者。当他把死者的头搬过来时，仰面朝天的死者使他一怔，探长的牙紧紧地咬住了烟斗。

如果不是自己亲眼看见那身着绿格呢外套的人坦坦荡荡地走出站台，还有那个香榭丽舍大街帝王饭店的接待员恭恭敬敬地陪他钻进高级轿车，探长很可能会怀疑自己的视觉和思维是否一直被幻觉干扰着。

躺着的死者同国际刑事技术鉴定总局发来的密电中所描述的完全符合，直鼻梁……稀疏的眉毛，浅黄色……一双灰绿色眼睛……金发……。

换句话说，这死者千真万确就是彼尔·莱特。

麦格雷想要挪动一下，可他那庞大的身躯在这窄小的洗漱室里极难转身。洗脸池上方的水笼头流着涓涓细水，此刻根本没人想到要关上它。管道结合部的缝隙处，一股白白的蒸气向外喷着。

他决定再看看死者。探长用力地把死者的头和肩部托起来，发现他胸前的外衣和衬衣上均有一块焦灼的弹痕。可以断定子弹是直射过来的，因为伤口四周的黑色分布匀称，成一黑色圆形，部分已被紫红色的血迹覆盖。

一个微小的细节引起了探长的强烈的兴趣。他发现死者一条腿的姿势象是人为安放的，决非死者中弹后自然倒下所致。可以想象，如果是被击中者自然跌倒，这条腿起码是脚的部位应在洗漱间的门外。而现在，它不自然地被曲倦着，很象是凶手把它推进门里，以便关上洗漱室的门。

这只本应露在门外的脚上穿了一只普通的廉价黑皮鞋。探长本能地抓住这只鞋，把鞋底翻上来，果然，底子是重新补过的，可以看出原后跟的一侧已被磨掉了许多，鞋底中间是个逐渐深入鞋里的黑洞。麦格雷点点头……

这时车窗外又热闹起来。原来车站的值班警长来了，他穿着一身镶金边的铁路警服，站在五号车厢外神气十足，一副钦差大臣下车伊始的劲头。

“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谋杀还是自杀？……你们小心点，在检查官到来之前别碰任何东西……小心！……这是我的职责……”

麦格雷想抽身出去，可是被卡在死者的双腿间，挪动不得，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起身跨出了洗漱室。与此同时，他已迅速地摸过了死者的几个口袋。确认里边已完全空了。

他拍拍手，走下了火车。此刻，探长的样子真有点狼狈了。烟斗早灭了，礼帽歪到一边，平整的袖口儿还沾上了一点血迹。

麦格雷和那位车站警长打过几次交道，很了解他的为人及办事能力，所以并不急于和他交谈。

警长看见了麦格雷。

“喂，麦格雷先生，您早在这儿了？您认为这是什么……”

“不是什么。”

“那……”

“你可以开始尽你的职责了。”

“自杀，是吗？”

“你愿意这样想，没人反对。”

“您认为……”

“你往检查官办公室打电话了吗？”

“我接到报告就打了，麦格雷，您认为……”

“好了，再见！”

喇叭里依然广播着到站的车次，准备上车的旅客们似乎注意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远远望着空荡荡的263次特快列车和五号车厢前聚集的人群，这不详的气氛似乎影响着每一个人。

麦格雷大步流星地离开站台，直奔出站口。

“出租车。”他用力挥了挥手。

“先生，请上车。”

“帝王饭店，快！”

风刮得更猛了，一股强劲的冷风冲入大街，过往的人们被刮得象醉汉一样东摇西晃。狂风吹过，一块来历不明的瓦片摔碎在人行道上，引起小小的惊惶，来往的车辆行驶得更快了。

香榭丽舍大街看上去象个荒废的赛马场，行人稀少，偶尔有汽车匆匆驶过。这时，天下起了雨。

豪华的帝王饭店门口，站着两个门卫，一见有客驾临，

立即撑开红伞跑到出租车边飞快地拉开车门。

“欢迎光临……”

“我是警察！”

“哦……警察先生，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劳吗？”

“来过一位穿绿格呢外套的先生吗？他是从北极星号特快下来的。”

门卫合上伞，“是的，刚刚来过。”

“有金色胡子……”

“是的，先生，详细情况请您去和接待员打听吧！”

麦格雷给司机付了钱，和门卫一起跑上帝王饭店的高台阶。刚走进饭店大门，一阵胡桃般大小的雨点倾盆而下。顿时，外边的一切都淹没在风雨之中了。

饭店里边则是另一番景象，身着考究制服的侍者们彬彬有礼，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环形的菲律宾红木柜后边站着几个年长的侍者，他们对外边的大雨无动于衷，似乎永远是那样沉着、冷静。

“我是警察，找一位刚来的先生，他穿绿格呢外套，留小胡子……”

“十七号房间，先生，他的行李已经送上了。”

## 第二章 大亨之友

一个警察出现在豪华舒适的大饭店中，定会引起某种敌意的情绪。西方人厌恶警察的心理到处可见，麦格雷在帝王饭店的出现，立即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象一个永远无法吸收的异物被排斥在这个庞大的雍容华贵的有机体之外。

麦格雷决非那种漫画家笔下的警察：胡子老长，皮靴沉重，不修边幅，脸上千篇一律，总是那种守株待兔的表情……。他一不留胡子，二不穿沉重的皮靴，并且身着考究的衣服，衣料和剪裁永远是一流的。他每天早上刮脸，晚上洗澡，象个标准的有教养的绅士。但另一方面，他身体粗壮，骨格宽大，发达的肌肉在外套下突起、即便是当天穿上的新裤子，裤线也很快就绷没了。

他还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有时连他的同行们都对此感到气恼。这种气质远远超出了自信，却又与自负无缘。他魁梧刚毅的身影出现在哪里，哪里的一切似乎必定被他磐石般的身躯撞得粉碎。他不论走路还是站立，双脚总是微微分开，如同落地生根一般岿然不动。

现在，麦格雷嘴里叼着烟斗，也许是从一走进饭店的大门时起，他就根本没打算把烟斗从嘴上取下来。从外表看，他的那种粗豪、自信的气质确实是故意装出来的。

麦格雷身着黑色丝绒领儿大衣，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显得与众不同，十分惹人注目。穿戴入时、举止文雅的先生女士们在欢声笑语、香气袭人的大厅里穿梭往来。同样，彬彬